长白山与满族的祖先崇拜

刘厚生

长白山钟灵毓秀，璀巍磅礴，横亘千里，是屹立于我国吉林省东南部中朝边境线上的一座天然屏障。长白山为巨型复式火山，地下的溶岩迸发出来后堆积在火山口周围，形成了同心圆状的雄伟壮丽的火山锥体。有十六座海拔二千五百米以上的奇峰耸立在火山口的四周，峰峦叠秀，千姿百态，蔚蔚壮观。长白山主峰——白云峰，海拔二千七百四十九米，是我国东北第一高峰，“白云触石而出，终日不散。开晴时群峰毕露，独此峰烟雾缭绕，气象雄壮……，崇山隐天、云锁峰尖，故名之曰白云峰。”①

在长白山之巅，有一泓池水，名曰“天池”，宛若一枚瑰丽的碧玉镶嵌在群峰环抱之中，“周回八十里，峭壁立池边。水满疑无地，云低别有天”。湖面海拔二千一百余米，是国内最大最高的火山湖。

长白山又是松花、图门、鸭绿三江之源，终年倾泻不尽的池水高凌云际，奔腾而下，巨大的落差形成了万丈飞瀑，滚滚波涛，“恍如云飞天表，白练腾空”。

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巅正值千里冰封，而山腰却是春花烂漫。深涧溪水淙淙，温泉潺潺，岚影波光，云蒸霞蔚，穿山锁谷，瞬息万变。在积翠千重，凝碧万顷的莽莽原始林海中，时有虎豹熊罴，獐狍麋鹿出没其间，人道长白山是一座博大雄浑，充满神奇色彩的山，“藏天然之履，蕴万古之灵”，如是观之，洵非虚语。

长白山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是我国满族的故乡，自古以来，满族及其先世把长白山视作本民族的肇兴之地，“发祥长白始，根本启皇清”。②长白山哺育了满族，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这是一个举足轻重、令人称羡的民族。满族崇拜长白山，奉为神明，代代相因，奕世不绝，形成一种民族的精神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早在几千年前的我国周代，满族的祖先肃慎人便世居长白山一带，以产“楛矢石砮”著称于世，肃慎人多次朝贡周天子，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故周称肃慎“吾北土也”。汉唐以降，居住在这里的是肃慎人的后裔，文献上相继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和满族。长白山与肃慎及其后代的生息繁衍，勃兴浮沉息息相关，自然作为故土和圣山理应受到该民族子孙奕世的尊崇与膜拜。

长白山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志书《山海经》中称作“不咸山”，据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③足见西汉以前，不咸山就遐迩闻名了，并与肃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汉魏时期，长白山又称盖马大山，《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条下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解释道：“长白山为汉西盖马县境之山，则魏志之盖马大山为长白山无疑”。④无论是“不咸山”还是“盖马山”之称谓，似应与肃慎语族的语言或东夷语有关。长白山的满语为“golmin šanyan alin”（果勒敏·珊延·阿林），“不咸”可能是“果勒敏·珊延”的音译省略，意为“长白”，“盖马”为满语“果尔敏”的对音，汉意为“长”。自南北朝以后，长白山又有“徒太山”、“从太山”、“太皇山”、“太白山”之称，意义很相近，均无脱离长白山之本意，直至

辽金时期才最后以满语的原意直译而得长白山之命名,《金史》载:"黑水靺鞨居古肃慎之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5]同样的记载亦见诸于其他史籍之中。

满族及其先世对长白山的崇拜由来已久,据《魏书·勿吉传》中载:"勿吉国南有徒太山……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径山者,皆以物盛去"。《北史·靺鞨传》中亦有相雷同的记述:"国南有从太白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溲污,行径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上述史料是满族先世把长白山披上神秘面纱顶礼膜拜的最早文献记录,"俗甚敬畏之"表明了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已经渗透了原始宗教意识,从畏惧自然的威慑力到尊崇企盼自然神祇对本民族的庇护与助佑,当是满族产生萨满教信仰之源起。

金代女真人出现过一次民族的勃兴,其中完颜部最为强盛。据《金史》载,完颜部始祖函普曾在今朝鲜半岛东北部的长白山一带居住过,后移居仆于水(今牡丹江)之涯,旋又迁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完颜部统一了女真诸部后,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反辽战争的胜利,并逐鹿中原,最终建立起统治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随着女真人统治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长白山进一步被神化,女真人把金王朝的建立归功于长白山所赐之福祉,故认定长白山为"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金大定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每年春秋二仲择日致祭。金明昌四年十月"复册为开天弘圣帝"。[6]

迨至清代,满族统治者得以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该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满族承继了先世女真人视长白山为祖宗发祥之地的观念,"感天佑而仰祖功",对其尊崇尤加。清太宗皇太极把在女真人中广为传诵的关于三仙女沐浴长白山布儿瑚里湖的神话,当作满洲源流载入正史之中,更是前无古人之举。

据太祖武皇帝实录载:"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古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天女所生之子,即布库里雍顺,乃满洲始祖。

皇太极之所为显而易见,无非是借祖宗肇兴长白山而宣扬"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理论,同时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民族佩带一副耀眼的光环。嗣后,清历代皇帝,继承大统,无不把长白山奉为神明,将祭祖与祭长白山并行不悖,作为国家之大典法定了下来。

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玄烨特派内大臣觉罗武默讷、侍卫费耀色等前往长白山拜谒,谕曰:"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尔等前赴镇守乌喇将军处,选熟识路径者导往,详视明白,以便酌行祀礼。"又曰:"长白山发祥重地,奇绩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7]武默讷一行多人于五月四日离京,二十三日至吉林,六月三日由吉林协领萨布素为前导,水陆并进同往长白山。一路上披荆斩棘,辛苦备尝,克服了千难万险,于十七日始临长白山天池。八月二十一日武默讷返京复命详奏,并请封长白山之神,获准。

康熙十七年(1678)"诏封长白山神,秩祀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为了进一步提高长白山的地位,康熙撰文论证泰山龙脉发端于长白山,这是一篇饶有兴味的奇文:

"古今论山脉九州,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

障，总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图们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绿，西至通加，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绿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叶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蜓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龟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或以界海为疑，夫山势联属而喻之曰龙，以其形气所无不到也。班固曰：形与气为首尾，今风水家有过峡，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过峡耳。宋魏校地理说曰：'傅乎江，放乎海'。则长白山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体位证之，面西北而背东南，若云自函谷而尽泰山，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向西乎。此又理之明白易晓者也。"[⑧]。

康熙二十一年(1682)玄烨首次东巡吉林，专程拜祭长白山神。鉴于长白山路途遥远，交通阻遏，难以至达，只好行望祭祀，"于乌喇地方遥拜名山，以展望礼之典。""上率皇太子及扈从诸王、贝子、公等，蒙古诸王、台吉等，内大臣、侍卫、京师乌喇文武官员诣松花江岸，东南向，望秩长白山，行三跪九叩头礼，以系祖宗龙兴之地。"[⑨]

外国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在扈从之列，他目睹了康熙遥祀长白山的过程："皇帝一到江畔，立刻下马，面南向山，为祭山和祭祖而三叩首，然后乘坐金轿，在亲卫武官的簇拥中进入吉林城。"[⑩]南怀仁特别强调了祭山与祭祖的关系，是很符合历史实际和满族的传统习俗的。

雍正十一年(1733)，胤祯命盛京工部在吉林西南温德亨山(即小白山)修建望祭殿，"正殿五楹，祭器楼二楹，牌楼二座。"[⑪]望祭殿建成后，每岁春秋，将军、副都统率属员备青牛二十头、肥猪二十口、羊二十只、鹿一头作祭祀牺牲，代皇帝望祭长白山神。此外每月朔望两日，还要由将军和副都统轮流到望祭殿拈香致祀。望祭殿神案上，立起用满汉文书写的"长白山之神位，"实际上是一块写着黑字的黄色木牌。自此以后，温德亨山作为长白山的象征，成为月月冠缨攒动，岁岁香烟缭绕的驰名盛地。

韩隆十九年(1754)八月，弘历巡幸吉林，亲临望祭殿祭祀长白山神，此次望祭礼典弥隆。乾隆帝登山远望，感慨万千，不禁欣然命笔：

诘旦升柴温德亨，高山望祭展精诚。
椒馨次第申三献，乐具铿锵叶六英。
五岳真形空紫府，万年天作佑皇清。
风来西北东南去，吹送膻香达玉京。[⑫]

乾隆以后的几位清代皇帝，虽有嘉庆、道光的东巡盛事，但均未能到过吉林，然而著派吉林将军代皇帝祭祀长白山神的祖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岁岁致祭，崇报特隆"，始终为国家之重要祀典。

1934 年，溥仪前往吉林巡狩，也效仿祖辈到望祭殿焚香叩拜，致祭长白山神，这是爱新觉罗氏家族成员最后一次亲临温德亨山了。

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之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他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清代统治者所奉祀的长白山神，是民族之神，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来自广大满族民众的祖先崇拜观念和萨满教信仰。

"满族旧规，最重渥辄库(祖先神)跳神祭祀之礼……。遇有吉凶之兆，总在渥辄库上磕头，

虽度清减，亦仍按时跳神，于此一节从不少减。”⑬

所谓“渥辄库”，即汉意“神主”也，系指包括皇族爱新觉罗在内的广大“佛满洲”和部分“伊车满洲”家家在正屋西山墙上供奉的祖宗板和祖宗匣，即父系祖先神的尊位，民间称之为“祖爷”、“祖宗”或“撮哈占爷”、“白山祖爷”。这个“渥辄库”与吉林望祭殿神案上所尊立之木牌是同类之物。满族人家进行萨满跳神活动的前提是必须家内有“渥辄库”，无此便不能举行祭仪。“渥辄库”是长白山神的化身，是满族共通祖先神的崇拜偶像。

广大的满族民众按照萨满信仰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观点，塑造出了长白山神的光辉形象，萨满跳神时唱道：

“红脸的撮哈占爷，骑的是匹火龙驹，统帅巴图鲁众神，能征善战光彩照人……。”⑭

“撮哈占爷”为满语战神之意，至今，居住在吉林松花江畔满族村落中的老萨满还珍藏着祖辈萨满跳神祭祀时用的家神案子，这是一幅白山主的彩色画像，画中一位头戴顶带花翎，身着黄袍马褂的武将，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在两位卫士的簇拥下，行进在群山环抱的林间小路之中，此即满族称作“白山总兵”或曰“超哈占爷”的长白山之神，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义塑造的本民族的神。囿于社会和生活条件的局限，满族各个姓氏对长白山神的理解尚有歧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如何解释，都留下战神影子，表现出满族尚武的民族性格。

满族对祖先的崇拜所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写照，萨满教作为民族信仰的载体，它更贴近于民众。热情执着地追求着现实生活中的幸福，通宵达旦的狂歌漫舞，阖族共聚的喜庆筵宴，铸就了满族人民豪爽开朗、热情奔放、英武骠悍的性格。故而，萨满教对古代广大满族民众，乃至上层统治阶级，均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满族及其先世对长白山的崇拜，是萨满信仰的核心和灵魂。

长白山，是满族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长白山，是一座圣山，它属于满族，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

①《安图县志》民国十八年十二月油印本，山脉，44 页。

②清宣宗道光皇帝御制诗，转引自《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

③《山海经》卷十，《大荒北经》。

④《吉林通志》卷十八。

⑤《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⑥《金史》卷三十五。

⑦《吉林通志》卷一，圣训志一。

⑧《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

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二十五日。

⑩《鞑靼旅行记》载于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一书。

⑪《盛京通志》卷九十九。

⑫《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

⑬《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序》。

⑭吉林省九台市胡家乡小韩村，满族正黄旗。